

天山祭

祁翠花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祁翠花◎著

天山祭

下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山祭 / 祁翠花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468-0608-2

I. ①天… II. ①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6634号

天山祭

祁翠花 著

责任编辑: 王忠民 刘仕杰

封面设计: 石 璞

出 品 人: 吉西平

敦煌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azhe.cn

本社博客(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76(发行部)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69.5 字数 1200 千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5468-0608-2

定价: 98.00 元 (上、下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
(壹)



高建群

作者所描绘的这一块地域，我曾经多次走过。记得1997年初冬，央视10频道开播前要拍一个专题片，我和散文家周涛、小说家毕淑敏作为总撰稿，导演领着，由陕入宁，由宁入甘，由甘入青，由青入疆，足迹在大西北广袤的地面上画了一个圈。那被称为湟水的河流，似乎很长，曲曲折折的，在高山与峡谷之间奔流。这湟水该是发源于青海湖吧，我的地理知识不熟，只知这青海湖里有一种名贵的鱼，叫湟鱼，该是这条水流的产物吧！

噢，记得去年夏天，我还路过这地方，我是去青海贵德。记得，在贵德那雄伟瑰丽，像火烧岩一样的国家地质公园里，我题词说，大西北是中国的地理高度，也是精神高度，每一个现代人，都有必要来这里进行一次精神的洗礼。

这是一些题外的话。

敦煌文艺出版社的王忠民社长手里提着厚厚的一摞一部长篇小说的清样，到西安来，找到我说，这是他们出版社抓的一部重头作品。要我读一读这部小说，如果有心得的话，作个序。

他说，这是一位藏族女教师的作品。她十多年前因车祸致腿残疾，于是卧病在床，开始写这部长篇，开始她的文学“堂吉诃德之旅”。她至今还生活在基层，生活在她作品中那诗意描写的少数民族地区，她是家园的最后守望者，她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唱给家乡草原的一首赞美诗。

忠民先生的话叫我感动，这样敬业的编辑家现在已经很少了。改革开放之初，这样的编辑家还很多，但是现在，真的很少的，这是感动者一。感动者二，则

是那位素未谋面的作者——藏族女教师，她带给我的感动。是的，只有大西北，这精神的高地上，你大约才会遇到这样纯粹的文学殉道者。

《天山祭》是以一种徐缓的叙事体笔吻开头和层层推进的。一点点撩开那块神秘地域的面纱，带你走进时代气氛，走进人物和故事的。这样徐缓的推进，需要对自己有信心，相信你的叙述能抓住读者。长篇小说需要大的铺排，记得这话，柳青当年多次这样训导年轻作家。还记得纳博科夫说，我需要用长篇小说所应当具有的那种翅膀和利爪，来完成一次飞行！

小说描写一个男人和五个女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旺堆，小说家借助旺堆的视角，把我们带进那块天高地远的神秘之地，带进一块各民族杂居的草原的百年沧桑史。阅读中，你能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对她笔下生活的熟悉程度，和对亲爱故乡的无限眷恋。

阅读《天山祭》，祁连山草原那旖旎千里的自然风光，原生态的牧野生活，迎面而来的草原汉子和牧场少女，山中草原与山下古城交织展开的跌宕情节，无一不紧扣人的心扉。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人物完成了旺堆与玛塔、芹儿、拉姗等人的爱情故事。在天一隅，在水一方，这块神秘之地被作者描绘了出来，展现了出来，这块地域那些面色凝重的草原人的心路历程被描绘了出来，展现了出来。

你必须以一颗敬畏的心走近雪山，走近草原，走近万千心灵，这样你才有可能稍微地理解一点他们。一个赤红色脸的汉子，骑一匹马，像一座雕塑一样，像一座沉默的山一样站在地平线的尽头，以一顿饭或者更长的时间保持着这个姿势。他是在放牧。他从哪里来？他有什么家世渊源？他此时在想什么？或者，一个姑娘，头上扎着一百多条辫子，骑在黑色牦牛上，云彩一样飘飘忽忽掠过，她是谁？她有故事吗？她嘴里嘟嘟囔囔的是六字真言，抑或是情圣王子仓央嘉措的情诗。

是的，一个路人，一个旅行者永远无法知道这些大地的秘密。所以，他也就永远无法走入这块土地，走入这块土地人们的心灵。

记得，去年在新疆，我对哈萨克族女作家、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叶尔克亚说，写你的民族吧，写她的心灵史和迁徙史，像一个思想家那样去写，你的民族将因为你的作品而心灵更强大。

这位《天山祭》的作者，她也正在完成这样的工作，她像一位向导，带着我们走向一片陌生地域。诚如我在前面所说，没有当地人的领路，外面的人是无

法走入的。这也就是我对她的劳作赞赏和肯定的原因。

我还喜欢作者在“后记”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炽热的情感。那是对故乡的情感,对文学的情感。只有把自己当祭品一样为缪斯之神献上的人,才会萌发出这种炽热而纯粹的情感。

以上是我阅读《天山祭》时断断续续的一些思考,我把它奉献出来,希冀亲爱的读者指正,也希冀得到作者的指正。

西北大地,或曰中亚细细腹地,是个出作家的地方。苍凉,豪迈,孤傲,寂寥,一步一个典故,一步一个传说。当代文坛上,这块土地为时代奉献出了一批好的作家,一批精神的王者。

呵,藏族女教师,也希望你努力!法国作家雨果说过:文学的第一排总是虚位以待的,群峰壁立才是瑰丽景象。

是为序。

2013年10月16日西安

序

(贰)



王忠民

盛夏时节，得一长篇小说稿《天山祭》。实话实说，我对一般的作品无法产生解读的激情，当然也不会对这部小说存有过高的审美奢望。然而，当我读完之后，我的感情却发生了变化。我仿佛穿越了遥远的历史沼泽，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祁连山草原：那大气磅礴的草原景象、那凝重的历史回顾、那高昂的民族正气、那高尚的人格情操……这样的阅读感受，应该是由这部作品的实质内涵自然引起的。

作品百十多万字，置故事场景于河西走廊中段祁连山脉，塑人物形象于祁连山草原裕固、藏、蒙、汉等民族。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关于19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祁连山草原各民族牧场生活的故事得到栩栩如生的展示。作家还原了一段草原民族的历史，确切地讲，是那时那地祁连草原最后的贵族心灵的变迁史，是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的奋斗史。小说情节紧紧抓住我的心，让我读下去。这样的长篇，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作者胸中气象的呈现，是精心营造的艺术品。祁连山的雪峰、林海、松涛、沟壑、激流、雄性，牧人的勇敢、坚毅、爱情造就了作家灵秀俊雅之气，容纳百川之涵。这种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完成了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的“长篇胸怀”。

有一位西方哲学家说过，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弘扬民族的精神，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这就告诉我们，不管人们的文学观念有什么差异，不管学界对优秀作品怎样认同，但有一点无论如何都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优秀的作品必须是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抒写崇高的爱国激情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毫不过誉地说，《天山祭》具有一种沛然不可阻挡的魅力，作者站在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时光隧道上与小说主人公对话。把游牧民族 70 多年间草原生活的碎片联缀起来，在尘封的历史尘埃中钩沉和复制出历史的本质，让草原生活具体化起来，旺堆与他生命中五个生死相依的女人悲喜交集的故事，让我的心灵触觉重返祁连山草原，重新体验草原儿女豪情万丈、正直、勇敢的民族精神，这是作品最令人敬佩的贡献。

作品对以往祁连山草原生活的形象描绘，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推出的一幅幅草原风俗画十分逼真，使草原风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祁连草原，中国最美的草原之一，集西部草原神韵之大成，是中国草原文化深厚积淀的典型。作家是祁连山牧民的女儿，她对祁连山有着特殊的感情，对草原生活有着刻骨的体验和深厚的积累，她说：“爱是一种永久的信仰。一个人有信仰，就因为他有爱；一个人有爱，就因为他有信仰。这一切，用不着多大的理由来解释！”

她对祁连草原那个时期的民俗风情、生产生活、宗教信仰、饮食文化、人文气息、自然风貌、世态人情，乃至建筑样式等的描写，都很到位，甚至可以说是原汁原味，呈现出原生态的风采。她写牧场生活：“来到南山草原后的这多少年以来，多尔济在枯燥单调、磨人耗人拴人的牧羊生活中，从早到晚面对崇山峻岭，面对寒气逼人的雪山，一个人与羊群为伍，与大山森林为伴。人在山中，声音飘不出峡谷，飞不上蓝天，看见的除了山就是山，除了树还是树，方圆几十里见不到一个人影。整日里没有人和你说话，孤独中伴着苍凉，寂寞中渗着无奈。这个时候，只要两条牧狗出现在多尔济的身边，他就有了游牧民族固有的勇敢与坚定。他与残酷的自然环境斗，与自己的内心世界斗，所以，他就活得实在与充盈起来。”

那群山之中的碉楼，那藏式风格的庄园，那车水马龙的西域古城，那静谧恬静的秋季牧场，那雄浑悲壮的转场场景，那云淡风轻的河西大地，那古老神秘的天葬仪式，那蕴涵深奥的佛教文化，那草原少女独到的爱情理念，那牧草，那羊群，那情歌，那牧羊汉子……是那样令人心醉、神往。“她的嘴角也像那时那样给人一种渴望的甜蜜感。她的微含霞色的脸儿，常常使旺堆有一种如梦如幻般的神往。这个朝朝暮暮浴着南山草原的露水长大的女孩儿，她的美丽就在于她的纯洁得没有一点儿瑕疵的眼睛和冷静得让人心灵颤抖的外表”。而凄风苦雨中草原的沧桑和嬗变，又是那样令人心碎、感伤。“望着被烧、被砍的林木，旺堆一次次地老泪纵横着——他太热爱南山草原

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了。自他十六七岁来到这块尧乎尔人生活的山中牧场，他的生命就同山中广大的草原息息相通了。这里的一切，如他身体中的每一个器官，他觉得不论是缺了花草树木，还是缺了牛羊马匹，甚至是缺了牧人屋顶上的炊烟，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深深的遗憾。他没有太多的精力阻止山中发生的这一切，但他的心脏，在这一段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却始终为南山草原忧郁的灵魂唱着悲愤的歌谣”。所有这些，无不展示了作家对祁连草原意蕴的深刻诠释和无限真情。

作品中处处流淌着作家对祁连草原的一种神圣的崇拜。一个草原民族的后代，写这部小说，她想说的话就是想集中体现那个时代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从十岁左右开始，他俩经常像今天这样，带着帐篷，深入到青藏高原的腹地，多次遇到猛兽的袭击，多次遇到山洪暴发，凭着他们两个人大山一样的力气，长河一样的胆量，把一次次艰难险阻都踩平到了脚下。只要在草原上行走，他们两个人的心情永远像六月里高原上中午的太阳，明亮而火热”。草原民族文明体系之所以能够绵延相续如大河奔涌，与祁连山及周边地区民众的勇敢奋斗和家园情感是分不开的。这种强势生存的基本精神，存在于小说主人公悲欢离合的命运之中。他们以或原始、或凄美、或豪迈、或婉约、或勇敢、或平凡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小说的交响乐。

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讲，可以说《天山祭》还是准确地把握了那个时代本身的故事性。这些故事，即或在当代也仍然放闪耀着炫目的光彩。而创造这些故事的各种人物以及这些事件的曲折艰难，都构成了作家无法凭空想象的唯美故事。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西部祁连草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气象万千而又云遮雾罩的时代。祁连草原的广袤、浩瀚、深邃、渺茫、苍凉、嶙峋，养育了率真而又神秘的游牧民族，以小说样式来展示祁连山游牧民族，令无数人无所适从。就是这样一个使人产生无可判断的茫然、眩晕的时代，让作者凭借巧妙的构思和独到的表述，拾得了遍地珍宝。让草原民族不再封闭，主人公与山外丝绸之路上的古城甘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山中的民族同样经历了辛亥革命、清帝退位、混乱民国、红军西征、迎接解放等重大历史事件。在事件的发展中，主人公的心灵逐步变迁，故事情节也愈发显得血肉丰满。

作品形象地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西部草原的生命状态是何等饱满、何等昂扬、何等自信、何等坚定！“草原上的这些人们，他们的身体可能就

是这山的某一部分，他们的血液，可能就是那些千纵万横于草原上的河流当中的某一条中流淌的清冷冷的水溪。所以，这些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他们周身散发出来的气息，才使人感到那样温暖、那样充满激情。这草原，是有生命的草原，它的生命，就是牧人的生命”。

作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写法让大量历史资料鲜活起来，让游牧民族草原生活鲜亮起来，让人在愉快的阅读之中深刻感悟民族文化所在。“她穿一件红色滚着黑边的长袍，长及脚面的袍裾，走起来发出好听的声音。她的头发还是黑得耀眼，被辫成许多根细辫儿，像柔软下垂的柳枝那样，披在她的背上，发梢上结着长长的黑丝绳儿，一直垂到了地面；头顶上装饰着圆形白色的琥珀、蝴蝶形的红玛瑙、扇形的银片。她的这一身装束，是南山草原上的尧乎尔贵族少女常有的装束，但在她身上，看起来更迷人”。

作者关注的是草原民族的内心世界。作品的时间跨度长，牵涉的头绪多，但作者浓缩了庞大的生命，揭示了生活的内在节奏，以凝重、浑厚的风范来叙述她的情和爱。“玛塔在旺堆的搂抱中，像一只温顺的野鹿，她除了那样积极响应着旺堆的每一种表示爱意的动作外，自己也给心爱的人展示出很自我、很纯朴、很原始的一面。她那样主动地把自己的热情传送给心爱的人，又那样主动地接受他给予她的全部的冲动与躁动，她应和着他的放肆，应和着他的奔放，这一夜他们与松涛同醉，同夜风共眠”。

作品将一段祁连草原民族沉淀、凝聚、升华、成熟的牧场文明，根植于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对草原民族及其原生文明进行深度反思，是同类题材创作的突破。“他对旺堆说，我们应该感谢草原，是草原哺育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她的怀抱里吮吸着她的身体里的宝藏，我们才能长大。当我们衰老时，我们的子女，接着我们的生命继续向它索取。它所付出的一切是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所不能够付出的。所以我们人类也应该像草原那样，将广阔的胸怀呈现出来。对生老病死，我们要做到自自然然，没有危惧，不惧阵，勇敢地面对我们将要面对的一切”。

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祁连草原情结是一杯浓浓的青稞酒，一杯潜存在情感之湖的深层里的浓郁馨香到化释不开的草原上的青稞酒。“天那么蓝，草那么绿。就在他们的脚下，一股泉水清澈地流淌着。向远处看，黄色的金露梅形成了一片耀眼的海洋，使旺堆想起布达拉宫那熠熠生辉的金顶。一种圣

洁，一种爱戴从他的心底升起。在庄严的自然面前，高原的汉子内心被一种大自然的伟力所征服。他有的只是一种拳拳的爱恋之心，内心像在用一双手，抚摸这纯洁得像少女的肌体一样的大自然”。那时那地的草原生活，应该是旺堆一场最美的爱情与信仰追求。他所经历的爱与被爱，随岁月不停地流去，草原汉子浪漫飞扬的神采被时光磨去光泽，尽生华发，留在光阴里的是草原晨光中的一缕甘冽。

在作者平静的文字后面，涌动着一股激越的力量。作品诗意般的情怀，诗意般的情思，诗意般的张扬和诗的含蓄，在文字叙写的色调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惬意的秋牧生活，让草原汉子、姑娘们在这个季节里时常爆发出发泄的欲望与冲动，他们对着蓝天白云，对着高山密树，扯开了嗓子猛吼着自己心中的情感，抒发着一种对游牧生活的悠悠情思。他们这种只唱给旷野的歌谣，给走草原的旺堆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作者对草原生活复杂感受的干净利落表述，呈现为激烈喷吐的情状。面对云卷云舒的牧野，她掩饰不住自己的爱恋；面对最原始的人性欲望，她率性直面，其骨髓里弥漫着一种独秉的诗性气质，使文字张弛有度，充满个性和可读性。“当芹儿泪水长流的时候，她帮助旺堆进入了她的身体，她感受了两个人在云山雾海里死去活来的疯狂跃进。那一刻，她宁愿自己就那样哭着死去，宁愿就那样让旺堆那强壮而发狂的身体永远覆盖了自己……一个已经过了人生中年的女人，在等待与忍耐中度过了自己大半生寂寞岁月的女人，在那个夜晚里，重温了年少时候最最浪漫，最最激越的内心焦渴与期望”。

掩卷沉思，我想，无论是谁，当你面对这部长篇新著《天山祭》时，你都会怦然心动、感怀良久——正是这样一部小说将如诗如画的祁连风光，游牧民族的浪漫生活，生死相依的家园情结，凌霜傲雪的高洁情操，凄美冷艳的爱情故事融于一体。

巴尔扎克有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部小说所描述的无疑正是祁连山游牧民族全部历史、全部人性里的冰山一角。作者能够这样勇敢地、甚至有些驾轻就熟地把草原民族心灵变迁史成功地勾勒出来，能够把宏大的草原生活场面和微妙的草原生活细节生动的勾画出来，是一种不平常的叙事能力，是作者小说创作日趋成熟的表现。

刘颀说：“既随物以婉转，亦于心而徘徊。”作品“随物”“婉转”出来

的汪洋恣肆、林涛呼啸、长河奔涌般的抒发，是作家深厚积淀的集中迸发，这颗独有的“心”所“徘徊”出来的全景性、史诗性的灵魂世界，是作家追求的至尊生命。

是为序。

2013年9月



目录 TIANSHANJI

上卷

第一章	1
第二章	26
第三章	53
第四章	78
第五章	103
第六章	125
第七章	151
第八章	177
第九章	199
第十章	225
第十一章	250
第十二章	269
第十三章	297
第十四章	323
第十五章	347
第十六章	378
第十七章	403
第十八章	426
第十九章	450
第二十章	477

第二十一章 503

下卷

第二十二章 527

第二十三章 550

第二十四章 573

第二十五章 599

第二十六章 626

第二十七章 649

第二十八章 672

第二十九章 692

第三十章 715

第三十一章 739

第三十二章 765

第三十三章 792

第三十四章 815

第三十五章 835

第三十六章 853

第三十七章 874

第三十八章 898

第三十九章	915
第四十章	931
第四十一章	950
第四十二章	974
第四十三章	988
第四十四章	1005
第四十五章	1021
第四十六章	1041
第四十七章	1057
尾声	1077
后记	1085

第二十二章

他像一位儿孙满堂的祖父，那样幸福地享受着孩子们带给他的乐趣。这位一辈子不曾成婚的老人，把自己青春时代蕴积的温情和现在的慈爱，全部地给了他深爱了一生的女人的后代。

这一带地势开阔。远处，雄伟的高山像一条绿色的长带，飘荡在平缓的草地四周。千年古道，又像一条摇曳在碧波荡漾的海面上的色彩绚丽的水痕，时而宽绰，时而逼仄，在马蹄下弯曲向前，延伸到远方去了。

草原在阳光下，碧翠沉沉、韶光浓浓。

各种花朵在柔风里，风华流丽、神韵清扬。

——“芳树无人花自开，春山一路鸟空啼。”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旺堆在马上看见眼前如此美好的景色，不由得想起与豪公子在“砺志寓”里读过的这些诗句，感觉此刻的草原是那么自然、那么闲适、那么优雅……他的心里就有一种甜蜜涌上来……

——就是这片美丽的草原，养育了旺堆的朋友帖豪帖杰俩兄妹。

想起帖杰，旺堆的心中就充盈了一种难以放下的感情。

那个眉眼有点像玛塔的姑娘，自从那年元宵夜与她相逢相识，细细想来，彼此间相处是那样恬适，那样友爱……

漫漫草原，相思悠悠。



旺堆心中对帖杰的牵挂是无限的。和她在显美分手快两年了,如今自己踏上这片养育了帖氏兄妹的草原,怎么能不对她的不幸遭遇而牵肠挂肚呢?——草原在旺堆的婆婆泪眼中变得朦胧而模糊了……

人马在阔野平坦的草原上快速前进着,中间又在更巴的商队平时休息的地方休息了半天,于进入阔野后的第四日午后来到了帖家庄园附近。

旺堆打算让商队在帖家庄园停留,休息一晚再上路,但更巴怕几十号人马落脚庄园太繁杂、太麻烦、太打搅帖家,就不愿在这里停留。

旺堆想想也是,只好让更巴带着商队继续往前,自己驰马向前,一方面去看帖老爷夫妇,一方面也是为着帖氏兄妹,看看他们是在通达还是在阔野?

这么多年的交往,旺堆把这一对兄妹当做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对待,他们的喜怒哀乐过多地牵扯着旺堆的心。豪公子心爱的倩儿离他而去,对他的打击是沉痛的,那么云公子的离开,该让帖杰难过到什么地步呢?自己路过他们的庄园,如果不进去,怎么说得过去呢?

旺堆来到帖家庄园门口,正碰上管家帖成从牧场上收完羊毛回来。帖成老远看见旺堆,便停下等他走近,两个人下马互相礼见了,边寒暄边往庄园走去。

帖成看见旺堆一身的旅行人打扮,就问:“是从湟水老家来吗?怎么就你一个人?”

“和更巴的商队一道出来的,更巴带着商队先走了,我顺道来看看老爷和夫人。”

“怎么不让更巴他们在这里歇息了,明早再起程呢?”

“这次出来的驮子较多,怕麻烦庄上,所以他们先走了。”

“你这不是太见外了嘛!你和我们公子小姐那样的情谊,我们还怕麻烦吗?”

“让他们先去吧,我在庄上住两天。不知豪公子和杰小姐可否回到庄上?”

“两个人都在呢!云公子的事你听说了没有?”

“听说了。”

“云公子的周年完了后,小姐先在通达住了一阵,老爷夫人就打发我去接了回来。”

“不知道杰小姐的心情怎么样?”

“你也知道我家小姐的性情,一向是开朗大气的,但云公子死了,似乎对